

容闳对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贡献

雷克啸

容闳(1828—1912年)字纯甫,一名达萌,广东香山入。它一生醉心于教育事业,尤其是倡议与筹办中国最早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在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上建功立业,使他成为中国 代杰出的教育家。

容闳毕生奋斗的目标是实现其新教育计划。他在美国耶鲁大学学成归国以后,深切感到清政府的腐败,又身受美国资产阶级新式教育的熏陶,因此特别强调提出选派幼 童 赴美 留学,以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他为此劳碌奔波,呕心沥血。

1868年容闳提出选派幼童赴美留学计划,1871年,由曾国藩、李鸿章专案会奏,经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等奏复,准予照办。

容闳的“宿愿”有了实现的希望,他兴奋激动,夜不能寐,为留学活动设想了一套行动计划。

这个活动计划包括派遣方针、学制拟定、留学生生活管理、经费筹措、课程设置以及礼仪纪律等,其要点有:

1. 派遣方针:每年派遣30名,四年共派遣120名。
2. 留学目标:应用技术、以军事技术为主。先入美国小学、中学,然后“转入军政船政两院”。
3. 年龄与学历:12岁至16岁之间,不限学历,只要聪颖,“并稍通中国文理者”。
4. 课程:西学为主,兼派中文教师,讲习“中学”。
5. 礼制:每逢节日,由留学生正副监督宣讲“圣谕广训”,灌输“尊君亲上”的思想;率领全体留学生向北京方向“行礼”;建立孔子牌位,使出国各职员和留学生“一体行礼”。
6. 学制:15年。
7. 管理:设正副监督各一名,翻译一名,中文教师一名。
8. 经费:由政府交给官费。每年约用银六万两,前后二十年共需一百二十万两。1877年又追加28万9千800两,统由海关拨给。

容闳认为,他倡议的留学计划是中华二千年历史中“开新纪元”的创举,是谋中国之“自强”的重要手段。既有上述种种应办事宜,势不能无办事机构,于是乃有事务所之组织。清政府决定由陈兰彬为监督,由容闳为副监督。并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出洋预备学校,委派刘瀚清为校长,吴子石为副校长。凡留美学生经考试合格后,当先入预备学校,学习中西文字,至少一年,方可派送美国留学。

当时,官方规定,自愿送子弟留美的家长都必须出具亲笔画押的具结书。所谓具结书,

不过是一纸地地道道的封建卖身契约。从中看不出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倒令人似闻画押者如泣如诉的幽怨。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上海，第一次招生的时候，连三十人也没有招足。不得已，容闳乃于1871年夏，亲赴香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底者数人，以足其数。

1872年8月11日，上海港的一艘美国远洋商船起碇开航。船上，有三十名中国少年，其中有我国后来著名的铁路建筑工程专家詹天佑。这些少年是中国清政府首批派往美国去的留学生。

容闳先此而行，他抵美后，即乘火车过华盛顿而至纽约，再由纽约赴斯布林菲尔，将于此预先布置留学生住宿诸事。

第一批少年留学生抵美后，经容闳事先与美方联系，三三两两地分散安置在康涅狄格州的城乡居民家中。康涅狄格州内有甘那的格河流过，是一片开阔的谷地。这里气候宜人，环境幽静，林木葱笼，鸟语花香。学生每家住二三人，但都相去不远，便于管理。少年们很快就熟悉了当地的环境，开始了愉快的留学生活。一二年之后，他们分别进入当地的小学、中学，直接使用英语听课。

中国留学事务所设在哈佛市。留学事务所最初租用了一幢三层楼房。后来，李鸿章于1874年从留学事务所之请，命容闳监造一座办公大楼。这座办公大楼由容闳亲自设计图纸，建成后壮丽雄伟，极其宽敞，可容监督教员及学生七十五人居住。楼内有一大教室，专备教授汉文之用。此外还有餐厅、厨房、卧室、浴室等。留学生由原来的轮流住所改为全部住所，管理起来就更为方便。

容闳之所以请中国政府出资建造新的留学事务所办公大楼，起初并非徒为壮观，而是想使留学事务所在美国根深蒂固，以期将来中国政府不易变卦以取消此事。

少年留学生在美国所受的资本主义新教育比中国封建旧教育进步得多。美国学校中讲求科学精神。据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记载：各校教学内容“不尚虚文，专务实效”；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不要求“博闻强记”，鼓励自由思考，融会贯通，重视直观教学，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学生作业负担不重。

中国少年留学生的学习进步很快。费城博览会教育馆中，陈列了美国各校教师的教案和学生的作业，以“鼓励人才”的成长。其中有不少中国少年留学生的展品，如绘画、地图、人物和花木结构、数学解题法；以及英汉对照的文章——《游美记》、《哈佛书馆记》、《风俗记》等等。“西人阅之，皆啧啧称赞”。

中国少年留学生注重体育锻炼，游泳、滑冰、打球、赛跑，什么运动都参加，龙腾虎跃，生龙活虎，一扫封建教育之旧习。据《詹天佑与中国铁路》记载：当留学生回国途经加利福尼亚时，曾在旧金山与半职业性的奥克兰队作过一次表演赛，他们精湛的球艺博得美国人的赞赏。

少年留学生读完预备科之后进入美国大学，所选专业大都是选自然科学或应用学科，有电学、医学、采矿、五金、土木工程、铁路建筑等等。詹天佑因长于数学和自然科学，考入耶鲁大学学习铁路工程专业，在学期间荣获数学奖金，毕业考试荣获第一名。他学成归国后，为祖国的铁路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设计了京张（北京至张家口）等铁路。在他逝世以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在青龙桥车站修建了詹天佑的铜象。

容闳经理留美学生事务用心良苦，但自始至终受到封建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

1874年，留学事务出现第一次危机。因为原先支持容闳倡议学生留美计划的曾国藩于1872年病死，留美活动的主要责任落到李鸿章头上。1874年，留美学生已按计划派出两批，国内有人借口留美学生开支太大，主张不再派出后两批。李鸿章对此也一度动摇。后来经过容闳等人力争，李鸿章才改变了态度，终于如数派出了后两批留学生，并且批准了容闳的申请，拨出五万美元，建造了新的留学事务所办公大楼。

1877年，又出现第二次危机。这时期美国物价上涨，波及留学经费。容闳鉴于原定经费不够用，要求清政府“追加”款项。那些本来不赞成留学活动的顽固派，又以“库款支绌”为借口，再次提出中断选送留学生。不过，这时李鸿章急忙上书朝廷，提出：“此举为造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断无惜费中止之理。”李鸿章的奏折获准，终于增拨留学经费二十八万九千八百两。选送留学生的工作继续进行。

这些留美学生，在具有革新思想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眼中十分可爱。容闳称许他们：“终日饱受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开去，言论思想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掷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趋”。在容闳看来，留学生的变化是合乎情理的，他从内心喜欢他们，支持他们。

当时以公费到美国参观费城博览会、然后以自费作环球旅行的社会活动家李圭，实际接触了中国留学生，同他们亲切交谈，对留学生非常满意。他在《环游地球新录》中热情地写道：“言皆简捷有理，心甚爱之。西学所造，正可未量”。他对留学生寄予厚望。

同是这些留学生，在守旧派眼中则视为“离经叛道”的人，用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们头上，用以反对留学活动。

第一位留学生监督陈兰彬，跟容闳一同带第一批留学生赴美，他有翰林的资格，又做过二十几年的京中主事，在守旧派势力中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当初丁日昌跟容闳曾解释说，选派陈兰彬协助容闳管理留学生，就是为了消除旧派人士对留学活动的阻挠。谁知这个陈兰彬到美国后，守旧思想丝毫未变。他对留学生横竖挑剔，连留学生走路不迈方步，也要大加训斥。他在事务所中往往故意刁难容闳，阻挠留学生的正常活动。他厌恶留学生，反对留学活动。自从受任驻美公使以后，就再也不去哈佛的留学事务所了。

第二任监督叫区凤良，也是“饱学之士”，同样是一个守旧的人物。他为人沉默静穆，对留学生漠不关心。此人为陈兰彬所推荐，阴阳怪气。他不但积极支持留学活动，而且向国内打小报告，诬告容闳放纵留学生。

第三任监督叫容增祥，原先留美事务所的中文教师，后升为监督，他也指责留学生学得“洋学”，荒废了“中学”。

第四任监督叫吴子登，其人亦为翰林，性情怪僻，阴险毒辣，他一上任，则留学生之“大敌至矣”。他视“中国学生之留学外洋，素目为离经叛道之举”。又因前与曾国藩、丁日昌二人不和，所以于曾丁所创之事业，“尤思破坏，不遗余力”。他一上任，就召学生训话。他身穿朝服，正襟危坐，大摆学官接见门生的臭架子。可是，留学生们见了，都不行拜谒礼。这就大煞风景，弄得他不好下台。其幕僚金某在旁付其心意，大骂学生“迥异忘事，藐无师长”。他则气急败坏，说留学生即使学成，也不能为中国所用。他对留学活动处处吹毛求疵，苛求其短。

(下转第44页)

委以重任，担负重要的外交使命，事实证明，稷下学宫是直接受齐统治者领导，积极参与齐国政治活动、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官办大学堂。

2. 有利于私学发展的教育制度。

稷下学宫虽是官办大学堂，为了延揽人才，却积极鼓励各家私学来此讲学，使稷下实际成为百家荟萃的争鸣中心，大大发展了当时的私学教育。在学宫管理制度上，则采取十分有利于私学的措施，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讲学者来去自由。齐统治者采取宽厚政策，凡来游学者，都表示欢迎。来的，热情接待，精心安置；走者以礼相送，重金馈赠。离后再来，不计前嫌，仍然欢迎。师生们无饥寒之苦，无受制之忧，自然乐而前往。例如，孟子即曾二进二出稷下，荀子也曾几度再来，始终都受到欢迎。

其二、地位上各派平等，学术上百家争鸣。稷下学宫百余年间久盛不衰，有赖于其各派兼容并包的政策。从现有资料看，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派在稷下都存在过，这些各家各派的学者，尽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甚至持有相反的学术观点，却都能在稷下讲学，并利用稷下的讲坛，传播思想，广收徒属，扩大影响。而齐统治者只提供有利条件，不在政治上加以限制、排斥，让各家在稷下都有地位。

其三、定期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刘向《别录》：“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所谓“期会”，就是定期集会，这说明，为了保证各派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学宫有一定的教学日程表。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师生共聚，从事教学活动。

其四、有较严格的学生守则。稷下规模宏大，师生云集，能够井然有序地进行教学活动，有赖于其制定了较严格的学生守则。这就是《管子·弟子职》所记载的尊师规则。从其内容看，它首先要求学生要模范遵守课堂纪律，努力完成老师布置的学习任务；其次，规定学生必须小心侍奉老师，饮食起居，无一怠慢，这就保证了学宫的教学秩序，最终促进了各派私学的发展。

（上接第47页）

1880年吴子登到华盛顿使馆向公使陈兰彬汇报整顿结果之后，陈兰彬就转奏清廷，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完彼技能，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这样，清政府于1881年6月8日最后决定，全部撤回留美学生。

1881年夏秋之交，中国的留美学生分三批“悻然返国”。

容闳所创议的留美活动被守旧势力破坏而终止，而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对少年留学生“感情之亲。不啻于家人父子”，即使在清政府委派他任驻美副公使之时，他也不愿离开留美事务所。因为他视此为“最大事业”、“亦报国之唯一政策”。他对留学活动的热心，对学生的热爱，都是很感人的。

容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总起来看是顺乎历史潮流的，他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也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他一生所成就的事业，主要还是在组织少年留美活动。这反映出他对人材培养的重视，也反映出他的远见卓识。